

XXX



蘇聯外交政策



蘇
聯
外
交
政
策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編印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南京



蘇聯外交部部長
莫洛托夫

目 錄

蘇聯與國際合作.....	一
蘇聯奉行和平與國際合作政策.....	二一
爭取各民族和平與友誼，反對新戰爭的煽動者.....	三〇
三十年來的蘇聯外交政策.....	六九
蘇聯對外交政策的民主原則.....	九四

蘇聯與國際合作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的演詞

在對秘書長所作報告進行一般討論時，我們得有機會就某一國家的國際合作的一般問題，表示意見。這種意見的交換對於在聯合國建立相互時爲了改進聯合國組織及其重要機構如安全理事會，社會經濟理事會等的。聯合國機構還不過剛開始活動。它的工作不免具有顯著的缺點，因新的原則，並且在和過去時期的情形極不相同的條件之下着手行事。但是，聯合國不能忽視這些現有的缺點而應一開始就去揭發這些缺點，並且採取種種措施去阻止它們在將來重新再出現。

當然，這一點對於安全理事會最有關係，因爲這一個機構必須每天去處理有關維護普遍和平的重要問題，其間各種見解和利益以及各國間之不時發生的衝突。

一、初期的缺點

就以西班牙問題和伊朗問題爲例。安全理事會和以前的聯合國大會除了普通的宣言之外，未能對佛朗哥採取任何行動。聯合國秘書長很準確的指出這是絕對不夠的。在另一方面，



與佛朗哥斷絕外交關係的建議，並未被接受，因此發動這種論調的若干大國，對於未能積極處置歐洲法西斯主義危險溫床一點，應負道德上的責任。至於伊朗問題，是為根據條約留駐在該國的若干蘇聯軍隊究應留駐若干時期的限期問題而引起的。而且在這些部隊已完全撤離伊朗領土，蘇伊兩國政府共同要求將此項問題自議程上取去時，安全理事會還是拒絕如此做法，而採取一種絕對無理而對蘇聯顯然抱有惡意的態度。

安全理事會這樣做法，顯然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結果不能不動搖其威信。

現在再論世界職工聯合會。假如聯合國和這個在最近幾年成立而在許多國家中擁有數千萬會員的國際職工會機構建立友好關係，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此點對於社會經濟理事會尤其需要，因為如果它不能依賴這種大眾民主組織如世界職工聯合會的支持那是無法保證其成功的。

但是實際上局勢根本不是如此的。世界職工聯合會直到現在還沒有被邀請來參加每天社會經濟理事會的工作。甚至這樣也是不夠的——假如邀請世界職工聯合會參加社會經濟理事會猶如邀請某一國際汽車業俱樂部或者全國乾菓零售協會那樣參加社會經濟理事會是否對的呢？現在對於這些不合乎民主最基本原則的情形，不是也應該有所糾正的時候了嗎？或者，諸位，可以考慮成立國際託管制度的情形。可能有人認為某些人有意地在阻礙託管理事會的形成。但是一年多還不能成立託管理事會，俾使英、法、比、澳、紐西蘭和南非聯邦

委任統治各領土上人民生活比較容易，並且能依照自治與獨立的方向發展，這難道不是打擊了我們聯合國機構的威信。

實際的事實是怎樣的呢？希望掌握巴勒斯坦，坦噶尼喀，多哥與新幾內亞等各地委任統治權的各國，在這方面一步也沒有做過，而祇發表了些不能令人滿意的計劃和不切實際的宣言。南非聯邦的政府非但不預備使西南非洲有自治政府或獨立的措施，甚至還要求將這個領土准許它，加以歸併，這顯然任何人都知道是絕對違反聯合國憲章的。

在這裏我也希望提一提印度。雖然印度是聯合國會員之一，根據憲章，他當然是與英國有同等主權的，但是各位在這裏，在聯合國大會中不是還聽到他的呼籲支持和援助的請求嗎？我們是不能充耳不聞的，現在是承認印度的公正要求的時候了。

再舉另一個例子來說。同樣荷蘭也應該承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公正的要求。現在我不欲談到希臘。但是我們對於希臘法西斯份子，在英國佔領軍的保護之下猖獗到如此程度的事實不能漠然不問。

兩個月以前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提出了下面的建議：「聯合國的會員國應該在兩星期中向安全理事會報告：一、各聯合國留駐在其他聯合國家（前敵國領土除外）的軍隊，駐在何地，兵力多少；二、在上述各地，何處有海空軍根據地，屬於聯合國會員國的其他國家的武裝力量的守衛力如何；三、上述兩點是指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時的情形。」

安全理事會應該有這樣的情報似乎是完全明白的，就是不提聯合國在國外的與非敵國領土上的駐軍，並特別爲它們設立了佔領機構，現在引起了各國與世界輿論的嚴重的不安。

諸位，請注意這件事所引起的是怎樣一個局面！

依照憲章第四十三條，軍事參謀委員會已經在研究各聯合國委託安全理事會處理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軍力問題了，因此安全理事會當然要有一個實際局勢的概念，那就是目前各聯合國在國外的軍力是在那裏和有多少。請各聯合國提出報告。這當然是義不容辭的。蘇聯是準備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樣的報告的，而其他任何聯合國會員國似乎沒有理由拒絕這樣做。

真的有什麼理由可以拒絕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樣的報告呢？爲什麼我們要把這方面實際的情形穩藏起來，不讓其他聯合國知道？安全理事會爲了實施憲章中所記載的決定向各聯合國政府要求這種報告，他們到底爲什麼怕於提出呢？

蘇聯政府却認爲沒有理由對其他聯合國隱藏這方面實際的情形，而阻礙安全理事會執行其任務。

不幸蘇聯的建議並未爲安全理事會所接受，因爲有英美以及某些其他國家的代表反對，這個重要的問題在安全理事會中黏住了。但是蘇聯政府深信我們可以克復障礙而在這方面得到協議的。全體大會對於這個問題必須表示其有刀的見解。

我所提到的西班牙問題，對世界職工聯合會的關係問題，託管問題及其他到現在為止所討論過的問題等等都說明聯合國機構及各機關工作上嚴重的缺點。這種例子，很可以多舉幾倍以上，但是特別必須指出的是安全理事會有人錯誤地想要將安全理事會工作的缺點移轉到關於使用所謂「否決權」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叫囂，顯然想使我們忽視聯合國機構活動最重大的缺點，而將過失放在別人的身上。但是我們希望把這種情形隨便放鬆。

二、國際政策中兩個方向的鬥爭

聯合國大會的召集目的在無論如何不忽略當前國際關係發展上主要的路線。

首先我們應該對於國際合作目前發展的方向問題發生興趣。新國際機構是爲了各國的和平與安全成立的，它對於國際合作是否有所貢獻呢？我們是不是走着準確的道路——這是主要的問題。

聯合國機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還在燃燒的時候成立的。它是由美、英、蘇領導的反希特勒集團所組成，這幾個國家在戰時曾負反抗共同敵人的重任，並渴望成立一個有效的國際機構來維護戰後的和平與安全。同時，我們承認必須注意到以前的嚴重教訓，尤其是全世界所共知的國際聯盟無能和崩潰的事實，俾不致重演國聯的弱點和錯誤而建立一個沒有國聯那種重要缺點的機構。

國際的基本原則，就是各會員國在通過決議時必須出於一致，此點使國聯不能發揮效能，因為國聯中對於某一問題有關係的會員國可以出而阻撓或者完全破壞初期的決議。國聯對於採取行動反抗侵略國家證明無能，因為侵略國家總可以在國聯會員國中找到一個懲重犯罪者的。

聯合國憲章對於通過決議採取了一種新程序。現在已經決定大會在作重要決定時是以三分之二多數取決的。至為對保障和平及反抗侵略者負有主要責任的安全理事會，在決定問題時不惟需要十一個會員國中不下七個會員國贊成的多數，同時還需美、英、蘇、法、中五大國的意見一致，因為她們的一致態度是聯合國全體利益的一種保證。

大國必須一致的原則並非偶然決定而是經過詳細和長久的討論之後才決定的，承認此原則表示聯合國爭取大國團結一致的願望，俾對抗可能發生的新侵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大國缺乏這種一致行動以維護和平與安全的理想，這是人類最大的不幸。如果可以這樣說美國當時是站在主要道路的旁邊的。

對於蘇聯——國聯主要國家採取一種短視和完全反動的政策。

戰爭的嚴重試驗使西方各大國相信她們應在戰爭期間對共同敵人採取一致行動並承認有建立一新國際機構的需要，以解決戰後各項問題。這個國際機構必須恪守大國團結的進步原則，即戰時所形成的原則，將一切民主國家結合在一起。因此大國態度一致以維護和平安

全的原則是有深遠的根蒂的，這個原則是爲希望對愛好和平大小各國利益給予更可靠保障的聯合國家所承認的。

最近發生了一種廣泛的運動，企圖不承認這個原則，想盡每一種方法對這個原則予以各種錯誤的解釋，同時大國必須團結一致的問題正用各種方法來消除，並不斷地以安全理事會中通過決議的所謂否決權使用方法的局部的問題來暗中替換。

反對否決權，換言之即反對五大國阻止安理會通過某一國家自維護和平與國際安全的立場認爲不可取的決議的權利。其用意究屬何在？放棄大國一致原則的結果將如何是不難想像的。現在沒有人會建議回返到業已破產的國際聯盟去而採取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的辦法了。所以放棄這種原則的目的，無非想迫使我們接受一種程序，就是決議由大部分通過。這種建議在全體大會中已經提出過，甚至有人以爲國際機構用這種方法來表決是最民主的。好像宏都拉斯在國際機構中的發言權和美國相等，海地發言權和代表十六個共和國的蘇聯相等才合乎民主原則而應爲大眾承認似的。

不值得浪費語言去討論這種「民主」似乎是很明白的。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忽視在反對「否決權」旗幟之下所進行的那種活動。假如我們認爲這種運動是偶然的與微小的事件，那是極端的短視。同時假如我們忽視這個運動顯具反蘇性質，那也太天真。我們中間沒有人是天生盲目的，而會不看到放肆的反動份子已在貪圖

私利。

關於「否決權」的爭論以及目前一切討論均指出我們必須坦白討論一切矛盾以及當前國際生命中的一切主要傾向。

在聯合國機構中現有兩種基本傾向正在鬥爭以謀決定其活動的基本方向。其中一種依靠聯合國機構的基本原理並且尊重那些置於它的基礎上的原則。另一種傾向則想動搖聯合國機構所依據的基礎。並為別一個方向的代表肅清道路。後一勢力目前正在使用一切方法舉行正面和側面的攻擊。

聯合國的誕生尚活現在我們的記憶中。這個機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充滿民主合作的精神。大家也知道美國在這方面會盡了何等樣重要的任務。

聯合國機構的成立，是要造成大小國家的國際合作，儘可能去滿足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一開始時就很明顯，就是要達到這一點，首先需要大國的協調行動。當時猶如現在一樣，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各國不論其社會政治制度如何不同。必須在和平與安全的名義之下聯合一致。

戰爭已經特別清楚地顯示社會制度絕對不同的國家。具有極重要的共同利益。這種共同利益惟有靠聯合努力和在不干涉他國內政條件之下始能予以保障。比點為美國以及英國和蘇聯所承認。猶如大家所知道的，這些國家和他們的盟國協力作戰以及互相協助的結果，產生

了極大的效果。而保證了盟國方面戰事的勝利結果。

猶如以前一般，蘇聯仍忠於這種國際合作的原則，並準備不遺餘力在這方面爭取成功。所以蘇聯堅決尊重聯合國機構。並且認為必須忠實及澈底恪守其憲章。當然這種國際合作的真正成功。惟有其他國家也以行為表示其願意走上此一道路的情形下，始屬可能。

承認這種國際合作的原則，具有深刻意義，因為它表示一種堅決的意志去爭取普遍和平以及各國與各社會制度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和平競爭。

在蘇聯方面講，我國人民毫無動搖也毫無疑議地認為國際間的和平與和平競賽全與我國的利益相符，其中且包含可以更進一步發展大小國間友好合作與互相協助的可能性。

我們不懷疑這種國際合作的發展路線，亦符合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它可能不符合於惟有對本國內部力量缺乏信心，不信國際合作與競爭的和平方法而抱有征服，控制與剝削其他民族企圖的政府的計劃。

猶如大家所知道的，歷史的教訓並不是常常這樣符合國家的真正利益去學習的。我們不能相信帝國主義德國的崩潰和帝國主義日本的破產能使這輩貪得無厭的帝國主義者充份明白他們爭取制霸世界政策的冒險和危險性，而制霸世界的企圖，正是帝國主義的精髓。以戰後若干坦白的聲明觀之，我們就在新的戰後的條件下也必須計劃到若干國家內可能加強侵略的帝國主義人物的影響，他們爲了達到制霸世界的目的，會冒險從事輕率的侵略和最不顧一切

的戰爭冒險的。這輩帝國主義者中的一個預言家，就是邱吉爾。他在英國和美國都有其同情者。

當然國際合作的正常原則並不符合這輩人的計劃，他們所相信的，就是極端壓迫和橫暴的方法。他們有一種另外的，自身本質上毫無希望的反動路線。我們必須承認這輩人企圖制霸世界的路線是和國際合作和各種社會制度和和平競爭的路線完全相反。我們同時必須估計一點，就是對於這種帝國主義和極反動路線的附和者，看到蘇聯是他們實行擴張計劃的最大障礙。而在他們無能為力的憤怒之中，準備放出一切的魔犬。

所以，我們必須估計到國際關係發展中有兩種相反的傾向。所以我們不難想像主張加強國際正常合作跟這種合作和競爭形式的各方面的發展的路綫是和聯合國機構內大國一致原則完全相符的，而在另一方面保持這一原則的神聖不可侵犯並不符合爭取制霸世界的路綫，與此路綫關聯的是擴張與侵略的企望。我們可以說這兩種路綫的衝突和鬥爭目前還在初步階段，但是就是這樣也已經開始使聯合國機構發生裂痕了。

諸位試設想假如取消所謂「否決權」的運動獲得成功，那麼其政治後果將如何？

很顯然的大國一致原則的放棄事實上此點包括在取消「否決權」的建議之內，將實際上清算聯合國機構，因為這個原則乃是聯合國機構的柱石。可能參加這個喧嚷的運動的並不個個都完全明瞭其中的含意。但是既然大國一致的原則是聯合國機構的基礎，那麼這個原則的

取消結果將使聯合國機構崩潰。

但是事情並不就此完了。這種運動的成功，也就是說由最強國爲首的一個國家集團對其他少數國家爲爭取統治的政治方向的勝利，結果那些國家將要變成少數了。代替聯合國機構民主原則精神的國際合作的方向，勝利將屬於集體的或即是那些認爲強國一致的原則已經困難的國家所要求的新的世界的統治的方向了。目前關於所謂「否決權」的爭論和鬥爭，表示兩個主要的政治主張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其一就是保衛我們大家承認的大小各國國際合作原則的主張，另一個就是某些有力團體放手攫取世界統治的努力。對於這個問題，中立者的地位是曖昧的，不適當的。盟國向帝國主義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作戰，目的是要從法西斯統治世界的要求者手中將各民族解放出來。我們這樣作戰並不是爲了請另一個國家或若干國家來取而代之。我們的人民流了無價的鮮血並不是替新的統治世界的要求者開路，這是目前每個人應該記住的。如果領導着對法西斯侵略者作戰的各強國團結一致，依靠着其他各民族的支持，不使本身分離，它們就可以在制止貪婪的欲望方面有更大的成就。相反地，新的統治世界的要求者，在沒有斷氣之前，還可以有機會進行各色各樣的冒險。

我們知道強國壓迫其他國家的方法有許多，大家都知道現在有許多海軍分遣隊與友好的空軍分遣隊在以前沒有出現過的那些海上和那些地方全面出現，這是被認爲使外交談判上能得到更大的成就所必需的。我們大家也知道金元與金鎊並不老是守在家中的，特別是需要恢復

「金元外交」的時候，甚至爲了確保「金元民主」而需要尊嚴。

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們甚至又在著作「原子外交」了，每一個人都知道爲了箝制其他國家，特別是小國，這些變來變去的方法時時出現。但是有些人以及有勢力的團體對於這些還不足，所以如果除去一切的障礙，肅清聯合國機構大國一致的原則——這樣就可以使這些人與這些團體活動的路上完全平坦了，他們是決不允許各國對他們的命令，對他們的錢囊有一點不服從的地方的。

抵制這種統治世界的思想與貪婪的慾望是聯合國機構的最重要的任務。惟有在事實上證明它有能力在這個方向行動時，聯合國才能答覆我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的問題。

三、原子彈與國際合作

這裏我們必須來談談在目前某些人士的政治計劃中是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原子彈的問題。

不久之前蘇聯政府首長斯大林明白地表示了蘇聯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他特別強調原子彈「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因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原子彈是全然是不够的。」他講到和平的威脅時又說：「當然獨佔地支配原子彈的祕密是形成一種威脅。」但是，「抵制原子彈至少兩種方法：一、獨佔地支配原子彈不能很久的；二、應用原子彈將被禁止的。」這種有力的

聲明傳遍了全世界，得到了千百萬人民內心的同情，必須加以充分重視的。

大家都知道關於應用原子能有兩種不同的計劃，一方面是美國的計劃，另一方面是蘇聯的計劃。

美國的計劃——所謂巴魯區計劃——不幸是有點自我性質的，這是由於確保美國獨佔原子彈的慾望。同時它要求及早成立各國生產原子能的監督，使這個監督表面是國際化的而實際上是以一種朦朧的形式在這方面保障美國的獨佔。這種草案顯然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完全是基於一國利益的狹仄的概念上以及對於各國平等及其合法利益的難以容忍的拒絕。

此外這個計劃還有某些幻想，甚至關於原子的事情我們也不能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獨佔。科學與科學家是不能放在保險箱內或者用鎖鎖起來的。現在應該是澄清這些幻想的時候了。希望原子彈能在戰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是一種樣幻想，每個人都知道原子彈會投在長崎與廣島。這些日本城市的居民經受了原子彈的殘殺。但是原子彈並未會對軍隊應用過。而這個並非是偶然的。然而如果目前已有計劃用原子彈來大規模地對付城市中心和平的居民，猶如某些報紙所喋喋不休的樣子，那末我們更不可再有實行這種殘酷的計劃引起國際效果的幻想了。這個將引起各國公正人士必然的憤怒，而認為原子彈能在未來的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思想，將要引起一些政治的後果，這些政治的後果首先要使這種計劃的作者們異常失望。最後我們不應該忘記對着某一團體的原子彈可能有其他團體的原子彈或其他東西，這也可以使某